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四百十六  
七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錄監生臣陳秉寧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四百十六

宋

王欽若等撰

將帥部

傳檄第二

宋袁豹為高祖太尉長史高祖遣益州刺史朱齡石伐蜀使豹為檄文曰夫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夫仁與義難以求安惠阻負險鮮克有成詳觀自古隆替有數故成都不世祀華陽無興國日者王室多故夷羿邁紛波振

塵駭覃及遐裔叢爾譙縱編戶黔首同惡相求是崇是  
長肆反噬於州相播毒害於民黎俾我西服隔閩皇澤  
自義風雷靡天光輝及昭晰舊物烟燼區宇以庶務草  
創未遑九伐自是以來奄延十載而野心不革伺隙乘  
間招聚逋叛共相封殖侵擾我蠻獠搖蕩我疆陲我是  
以有治州之役醜類盡殪匹馬無遺桓謙折首譙福烏  
逝奔伏窠穴引頸待戮當今北狄露晞南寇埃掃朝風  
載躡庶績其凝康哉之歌日熙比屋之隆可詠孤職是

經略思一九有眷彼禹跡願言載懷奉命西行途戾荆  
郢瞻望巴漢憤慨交深清江原於濫觴澄氛稜於井絡  
誅叛柔遠今也其時即命河間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  
鍾精勇二萬直指成都龍驤將軍臧喜戎卒二萬進自  
墊江益州刺史朱齡石舟師三萬電曜外水遣輔國將  
軍索懸總漢中之衆濟自劍道振威將軍朱容子提寧  
州之銳渡瀘而入神兵四臨大網宏掩衝翼千里金鼓  
萬張組甲貝冑景渙波屬華夷百蠻雲會霧臻以此攻

戰誰與為敵况又奉義而行以順而動者哉今三硤之  
隘在我境內非有岑彭荆門之險深入其阻平衢四達  
實無郢艾綿竹之難山川之形抑非曩日攻守難易居  
然百倍當全蜀之強士民之富子陽不能自安於庸樊  
劉禪不敢竄命於南中荆邯折謀伯約挫銳故知成敗  
有數非可智延此皆益土之前事當今之元龜也盛如  
盧循強如容超凌威南海跨制北岱樓船萬艘掩江蓋  
汜鐵馬千羣充原塞隰然廣固之攻陸無完雉左里之

戰水靡全舟或顯戮京畿或傳首萬里故知逆順有勢  
難以力抗斯又目前殷鑒深切著明者也梁益人士咸  
明王化雖驅迫於時本非與主從其淫虐日月增播刑  
殺非罪死以澤量而待命寇讐之戮崎嶇豺狼之吻豈  
不遘誠南凱延首東雲普天有來蘇之望而一方懷後  
予之怨王者之師以仁為本捨逆取順爰自三驅齊斧  
所加縱身而已其有衿甲反接自投軍門者一無所問  
士子百姓列肆安堵審擇吉凶自求多福大信之明皦

若朝日如有迷復姦邪守愚不改火燎益諸芝艾同爛  
河決金隄淵丘同體雖欲悔之亦將何及

巴陵王休若為鎮東將軍明帝即位召行會稽郡事孔  
覲為太子詹事以平西司馬庾業代之覲與吳郡太守  
顧琛據郡同反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  
陵太守袁標一時響應帝以庾業代延熙為義興加建  
威將軍以延熙為休若鎮東長史業至長塘湖即與延  
熙合帝遣建威將軍沈懷明東討尚書張永係進休若



董統東討軍事移檄東土曰蓋聞釁集有兆禍至無門  
倚伏之來實惟人致故噐迷貪亂終殄宗祀昌憲構氛  
旋潤斧鉞斯則昭章記牒鑿戒今古者也自國步時艱  
三綱道盡神歇靈繹璿業綴旒皇上二雄集瑞英獻應  
歷鳳儀燦昇龍輝雷舉盪穢紫樞不俟條收之誓凝政  
中寓不肆漂杵之威是以墜維再造虧天重構幽明裁  
紀標配斯光而羣凶恣虐協扇童孺叢爾東陞復淪醜  
跡即回從慝峰動蟻附聖圖霆發神威四臨羽驛所屆

義旅雲屬櫬鉞所麾逆徒冰泮勝負之效皎然已顯司徒建安王英猷冠世督率元戎驟騎山陽王風略夙昭撫莅中陳或飛霜江蠡或騰焱荆河金甲燭大庭囂聲震海浦前將軍吳興太守張永東南標秀協贊戎機建威將軍沈懷明鎮東中兵叅軍劉亮武衛將軍壽寂之霜銳五千熊行虎步龍驤將軍王牧之龍驤將軍頓生鐵騎連羣風驅電邁右軍將軍齊王射聲校尉姚道和樓艦千艘覆川蓋汜左軍將軍垣恭祖步兵校尉杜幼

文冗從僕射全景文員外散騎侍郎孫超之並率虎旅  
駱驛雲赴殿中將軍杜敬真殿中將軍陸攸之建武將  
軍吳喜甲楯一萬分趣義興猥承人乏總司戎統聳劍  
東雲馳憤海曲歆氣則白日盡晦刷馬則清江倒流以  
此伐叛何勅不勦以此柔服何順不懷愍彼羣迷弗辨  
堯桀拒轍之臂擬雷霆之衝已枯之葉當霜飈之墜尺  
豎所謂寒心匹婦所為歎息夫因禍致慶資敗為成前  
監不忘後事明筮若能相率歸順投兵効款則福鍾當

年慶覃來裔孰如身轍宗屠鬼餒魂泣者哉詳鏡安危  
自求多福購生禽顛食邑千五百戶開國縣侯生擒顧  
琛千戶開國縣侯斬送者半賞時將士多是東人父兄  
子弟皆已附逆帝因送軍普加宣示曰朕方務德簡刑  
使四罪不相及助順同逆者一以所從為斷卿等當深  
達此懷勿以親戚為慮也衆於是大悅帝又以吳喜為  
建武將軍東討至永世得庾業劉延熙書送同逆尋陽  
王子房檄文與喜曰知統戎旅已次近路卿所在著名

今日何為立忠於彼耶想便倒戈共受河山之賞喜報  
書曰前驅之人忽奉來翰搜盡狂惑良深悵念聖主以  
神武撥亂德盛勲高羣逆狡扇滅此晷刻君等勲義之  
烈世荷國恩事愧鳴鶚不懷食甚今練勒所部星言進  
邁相見在近不復多陳

山陽王休祐為都督豫江司三州豫州刺史殷琰反休  
祐出鎮歷陽督護國將軍劉劭討之琰軍累敗休祐與  
琰書曰君本文弱素無武幹是遠近所悉且名器清顯

不應復有分外希覬近者之事當是劫於凶豎不能守  
節今大軍長驅已造城下勢孤援絕禍敗交至顧昔情  
款猶有惻然聖上垂天地之仁開不世之澤好生惡殺  
遐邇所聞顧琛王曇生等皆軍敗迸走彼早乞活尚蒙  
恩恕宴處私門今神鋒所臨前無橫陣况窮城弱衆殘  
傷之餘而欲自固乎若開門歸順自可不失富貴將佐  
大小並保榮爵何故苟困士民自求壑膾身膏斧鑊妻  
息並盡老兄垂白東市受刑耶幸自思之信言不爽有

如皎日太宗又遣王道隆齎詔宥琰罪勛又與琰書曰  
昔景和凶悖行絕人倫昏虐險穢諫諍杜塞遂毀陵廟  
芟刈百寮縱毒窮凶靡有紀極於是人神迴遑莫能自  
保中外士庶咸願一統予職在直衛目所備覩主上神  
機天發指麾尅定橫流塗炭一朝太平扶危拯急實冠  
終古而四方持疑成此乖逆資斧所臨每從偃簡足下  
以衣冠華胄信槩夙昭附戾從違猶見容養賢兄長史  
階升清列賢子參軍亦秉國綱間者進軍宛唐計繇劉

順退衆閉城當是未了過蒙朝恩謬充將帥早承風素  
情有依然今皇威遠申三方蹙弱勝敗之勢皎然可覽  
王御史昨至主上勅驃騎教賢兄賢子書今悉遣送百  
代以來未見弘恩曲宥乃至於此且朝廷方宣示大義  
惟新王道何容標虛亂於士女失國信於一州以足下  
明識陳見想必不俟終日如有孤背亭毒弗忘屠陷者  
便當窮兵肆武究法極刑將恐貴門無復祭祀之主墳  
隴之掃洒之望進謝忠臣退慚孝子名實兩喪沒有餘



責扶力略白幸加研覽琰本無反心事繇力屈叔寶等有降意前後屢遣送誠牋而衆心持疑莫能相一故歸順之計每愆塞嬰城愈固其後琰將皇甫道烈柳倫等二十一人開門出降勔因此又與琰書曰柳倫來奔具相申述方承足下跡纏穢亂心秉忠誠憫然窮愁不親戎政去冬開天之始愚迷者多如足下流比進非社稷宗臣退無顧命寄托朝廷既不偏相嫌責足下亦復無所獨愧程天祚已舉城歸順龐孟虬亦繼迹奔亡劉胡

困於錢溪表覬欲戰不得推理揆勢亦安能久且南方  
初起連州十六擁徒百萬仲春以來無戰不北摧陷殄  
滅十無一二南憑表顛弱卒北恃足下孤城以茲定業  
恐萬無一理方今國網疎略示舉宏維此日相白想亦  
已具矣且倫等皆是足下腹心牙爪所以攜手相捨非  
有怨恨也亦知事不可濟禍害已及故耳夫擁數千烏  
合抗天下之兵傾覆之狀豈不易曉假令六蔽之人猶  
當不為其事况復足下少祖名教疾沒世無稱者耶所

以復有此白者實惜華州重鎮鞠為茂草兼傷貴門一  
日屠滅足下若能封府庫開四門宣語文武示以禍福  
遣咫尺之書表達誠款然後素車白馬來詣轅門若令  
足下髮膚不全兒姪凋耗者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至辭  
不華寧復多白

南齊張欣泰為軍主明帝建武二年圍鍾離城欣泰隨  
崔惠景赴救移魏廣陵侯曰聞攻鍾離是子之深策可  
無謬哉兵法云城有所不爭豈聞之乎我國家舟舸百

萬覆江橫海所以按甲於今不至欲以邊城疲魏士卒  
我且千里運糧行留俱弊一時霖雨川谷涌溢然後乘  
帆渡海百萬齊進子復奚以禦之乃今魏主以萬乘之  
重攻此小城是何謂歟攻而不拔誰之恥耶假令能拔  
子守之我將連舟千里舳舻相屬西過壽陽東接滄海  
仗不再請糧不更取士卒偃卧起而接戰乃魚鼈不通  
飛鳥斷絕偏師淮左其不能守皎可知矣如其不拔吾  
將假法於魏之有司以請子之過若挫兵夷衆攻不卒

下驅土填隍拔而不能守則魏朝名士其當別有深致乎吾所未能量昔魏之太武佛狸傾一國之衆攻十雉之城死亡大半僅以身返既智屈於金墉亦雖拔而不守皆昨昔所為至今為笑前鑒未遠已忘之乎和門邑邑戲載往意

豫章王嶷為荊州刺史會梁州刺史范柏年被誅其親將李烏奴恐懼叛入氐中仇池楊文弘納之烏奴率亡命千餘人攻梁州為刺史王玄邈所破復走還氐中嶷

遣兵討烏奴撒本郡能斬送烏奴首者本郡田宅事業悉賜之又與氏族平羌校尉沙州刺史楊廣香書曰夫廢興無謬逆順有恒古今共貫賢愚同察梁州刺史范柏年懷挾詭態首鼠兩端既已被伐盤桓稽命遂潛遣李烏奴叛揚文弘扇誘邊疆荒雜柏年今已梟擒烏奴頻被摧破計其餘燼行自消夷今遣參軍行晉壽太守王道寶參軍事行北巴西新巴二郡太守任湜之行宕渠太守王安會領銳卒三千端陸風邁浮川雷掩又命輔國將軍三巴校尉明惠昭巴

郡太守魯休烈南巴西太守柳弘稱益州刺史傅琰並  
簡徒競驚選甲爭馳雍州水步行次魏興并山東僑舊  
會于南鄭或汎舟墊江或飛旂劍道腹背颯騰表裏震  
擊文弘容納叛戾專為淵藪外侮皇威內凌國族君奕  
世忠款深識理順想即起義應接大軍以為犄角討滅  
烏奴尅建勤勞茂立誠節沈攸之資十年之積擁百旅  
之衆師出境而城潰兵未戰而自屠朝廷無遺鏃之費  
士民靡傷瘡之弊况蕞爾小豎方之蔑如其取殲殄豈

延漏刻忝以寡昧分陝司蕃清氛蕩穢諒惟任職此府  
器械山積戈旗林聳士卒剽勁蓄銳積威除南勦寇豈  
俟徵習但以剪伐萌苗弗勞洪斧撲彼蚊蚋無假多力  
皇上聖哲應期恩澤廣被罪止首惡餘無所問賞罰之  
科具寫如別使道寶步出魏興分軍沂塾江俱會晉壽  
蕭穎胄為冠軍將軍西中郎將東昏侯誅戮羣公雍州  
刺史蕭衍奉南康王即帝位於江陵遙廢東昏侯為涪  
陵王使蕭穎胄夏侯詳移檄告京師百官曰西中郎府



長史都督行留諸軍事右軍南郡太守南豐縣開國侯  
蕭穎胄司馬征虜將軍新興太守夏侯詳告京邑百官  
諸州郡牧守夫運不常夷有時而陂數無常剥否極則  
亨昔商邑中微彭韋投袂漢室方昏虛牟効節故風聲  
永樹卜世長久者也昔我太祖高皇帝德範生民功格  
天地仰緯彤雲俯臨紫極世祖嗣興克光前業雲雨之  
所沾被日月之所出入莫不舉踵來王交臂納貢鬱林  
昏迷顛覆厥序俾我大齊之祚翦焉將隆高宗明皇帝

建道德之盛軌垂仁義之至蹤紹二祖之鴻基繼三五  
之絕業昧旦丕顯未明求衣故奇士盈朝異人輻湊若  
迺經禮緯樂之文定鼎作雒之制非雲如醴之祥白質  
黑章之瑞諒以則天比大無得稱焉而嗣主失綱窮肆  
凌暴十愆畢行三風咸襲居喪而無哀貌在蹙而有喜  
容酣酒嗜音罔懲其侮讒賊狂邪是與比周遂令親賢  
櫻荼毒之誅宰輔受菹醢之戮江僕射蕭領軍徐司空  
沈僕射曹右衛或外戚懿親或皇室令德或時之宗望

或國之虎臣並勳彰中興功比周召秉鈞贊契受遺先  
朝咸以名重見疑正直貽斃害加黨族虐及嬰孺曾無  
渭陽追遠之情不顧本支殲落之痛信必見疑忠而獲  
罪者百姓業業罔知攸暨崔惠景內逼淫刑外不堪命  
驅亡命之民為免死之計倒戈迴刃還指宮闕城無完  
守人有異圖蕭令君勳濟宗祀業極蒼旻四海蒙太平  
之德億兆憑再造之基江夏王拘迫威強牽制巨力迹  
屈當時迺心可亮竟不能內恕深情顯加鳩毒蕭令君

自以親惟族長任實宗臣至誠苦言朝夕獻入讒醜交  
搆漸見踈疑浸潤成災奄離怨酷用人之功以寧社稷  
刈人之身以騁淫濫台輔既誅姦小競用梅蟲兒如法  
殄妖忍愚戾窮縱醜惡販鬻主威以為家勢熒惑嗣主  
恣其妖虐宮女千餘裸服宣淫孽臣數十袒裼相逐帳  
飲褻肆之間宵游街陌之上提挈羣豎以為歡笑劉山  
陽僭受凶旨規肆狂逆天誘其衷即就梟翦夫天生蒸  
民樹之以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豈有尊臨寓縣毒遍

黔首絕親戚之恩無君臣之義功重者先誅勲高者速斃九族內離四夷外叛封境日蹙戎馬交馳帑藏既空百姓已竭不卹不憂慢游是好民怨於下天懲於上故熒惑襲月孽火燒宮妖水表災震蝕告沴七廟阡危三才莫紀大懼我四海之命永淪於地南康殿下體自高宗天挺英睿食葉之徵著於弱年當璧之祥兆乎綺歲億兆顛顛咸思戴奉且勢居上游任總帥家國之否寧濟是當幕府身備皇宗情荷顧託憂深責重誓清時

難今命冠軍將軍西中郎諮議領中直兵參軍軍主楊  
公則寧朔將軍領中兵參軍軍主王法度冠軍將軍諮議參  
軍軍主龐勰輔國將軍諮議參軍領別駕軍主宗史輔  
國將軍諮議參軍樂藹等領勁卒三萬凌波電邁逕造  
秣陵冠軍將軍領諮議中直兵參軍軍主蔡道恭輔國  
將軍中直兵參軍右軍府司馬軍主席闡文輔國將軍  
中兵參軍軍主汪漾之寧朔將軍中兵參軍軍主朱斌  
中直兵參軍軍主宗冰之建威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

朱景舒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庾域寧遠將軍軍  
主庾略等破甲二萬直指建業輔國將軍武寧太守將  
軍軍主鄧元起輔國將軍前軍將軍軍主王世興等鐵  
騎一萬分趣白下征虜將軍領司馬新興太守夏侯詳  
寧朔將軍諮議參軍軍主柳忱寧朔將軍領中兵參軍  
軍主劉孝慶建威將軍軍主江陵令江銓等帥組甲萬  
騎駱驛繼發雄劍高麾則五星從流長戟遠指則雲虹  
變色天地為之喬皇山淵以之奔沸幕府親貫甲冑授

律中權董帥熊羆之士十有五萬鉦鼓紛紜雷動荆南  
寧朔將軍南康王友蕭穎達領虎旅三萬抗威後拒蕭  
雍州勲業蓋世謀猷淵肅既痛家禍兼憤國難泣血枕  
戈誓雪怨酷精卒十萬已出漢川張郢州節義慷慨忠  
力齊奮江州邵陵王湘州張行事王司州皆遠近懸契  
不謀而同並勒驍猛指景風驅舟艦魚離萬里蓋水車  
騎雲屯平原霧塞以同心之士伐倒戈之衆盛德之師  
救危亡之國何征而不服何誅而不克哉今兵之所指



惟在梅蟲兒茹法殄二人而已諸君德載累世勲著先  
朝屬無妄之時居道消之運受迫羣豎念有危懼大軍  
近次當各思拔迹來赴軍門檄到之日有能斬送蟲兒  
法殄首者封二千戶開國縣侯若迷惑凶黨敢拒軍鋒  
刑茲無赦戮及宗族賞罰之信有如皎日江水在此余  
不食言

梁丘遲為太尉臨川王宏記室高祖天監中安東將軍  
江州刺史陳伯之叛入魏魏以為平南將軍都督淮南

諸軍事詔宏北討宏命暹私與之書曰陳將軍足下無  
恙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  
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逢明主立功立事開國承家  
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  
聞鳴鏑而股戰對穹虛以屈膝又何劣耶尋君去就之  
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沈迷猖獗  
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論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  
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

於友于張繡剗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  
舊况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代夫迷塗知反往  
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  
將軍松柏不剪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  
心亦何可述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懷黃佩紫贊帷幄  
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  
軍獨醜顏借命馳驅異域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  
身殲東市姚泓之威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棄異

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  
禍盈理至焦爛况偽嬖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首蒙  
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葉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  
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莫春三月江南草長雜  
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弦  
登陴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  
情之自然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圖自求多福伯  
之乃於潯陽擁衆八十歸國

後魏慕容白曜為征南將軍自瑕丘進攻宋歷城乃為書以諭之曰天棄劉彧禍難滋甚骨肉兄弟自相誅戮君臣上下無復紀綱薛安都常珍奇畢衆敬等深覩存亡翻然歸義故朝廷納其誠款委以南藩皆目前之見事東西所備聞也彼無鹽戍主申纂敢縱姦慝劫奪行人官軍始臨一時授首房崇固守斗城尋即潰散自襄陽以東至於淮海莫不風靡服從正化謂東陽歷城有志之士上思安都之榮顯下念申纂之死亡追悔前惑

改圖後悟猥總戎旅掃定此方濟黃河知十二之虛說  
臨齊境想一變之清風躊躇周覽依然何極故先馳書  
以喻成敗我皇魏重光累業德懷無外威武所撫無不  
披靡固非三吳弱卒所能擬抗況於今者勢以土分劉  
彘威不制秣陵政不出閩外豈復能浮江越海赴危救  
急哉

後周賀蘭祥為大司馬明帝武成初吐谷渾侵涼州詔  
詳與宇文貴總兵討之詳乃遣其軍司檄吐谷渾曰夫二

氣既分三才定位樹之以君本為黔首豈使悖義違道  
肆於民上昔魏氏不綱羣方幅裂豺狼橫噬龜玉已毀  
喋喋黎咸墜塗炭我先皇神武應期一統天下東龕  
南翦無思不服天降有周世篤英聖遂廓洪基奄荒萬  
國固則神臯西岳險則百二猶在卿士師師羣后率職  
故知三靈之所睠集四隩之所來蘇也彼國世於西陲  
作藩於魏值中原政亂遂阻皇風首鼠兩端伺我邊隙  
我先皇含垢藏疾仍存聘享欲睦之以鄰好申之以婚

姻彼國包藏禍心屢違盟約外結仇讐自貽近患是故  
往年致突厥之師也自爾迄今蜂蠆彌毒入我姑臧俘  
我河縣芟夷我菽麥虔劉我蒼生我皇武以止戈文以  
懷遠德覃四海化溢八荒以彼惡稔禍盈故命龔行九  
伐武臣猛將天張雷動皆六郡良家三秦精銳揮戈擐  
甲同萃龍沙柱國博陵公祥貴戚重臣乃文乃武受賑  
廟堂元戎啓行大傅燕國公謹英猷不世應變無窮仗  
旄指麾為其謀主柱國化政公貴早播威聲奇正兼設



直取龍涸濟自南河突厥與國睦親同恥反道驅引弓  
之民總穹廬之衆解鞍成山雲蒸霧合往歲王師西伐  
成都守桴鼓南臨江陵底定鑿空萬里闢地千都荒  
服畏威膜拜厥角成敗之機較然可見若能轉禍為福  
深識事宜君臣相率與襯稽顙則爵等優除永藩西服  
如其徘徊危邦覲延時漏覆宗湮祀良助寒心幸思嘉  
謀以圖去就遂與吐谷渾廣定王鍾留王等戰破之因拔  
其洮陽洪和二城以其地為洮州撫安西土振旅而還

齊王憲為前鋒克齊鄴城齊任城王楷廣陵王孝珩據  
信都有衆數萬武帝復詔憲討之楷令間諜二人覘視  
形勢候騎執之憲集齊舊將徧示二人又謂曰吾所爭  
者不在汝等今放汝還可即充我使乃與楷書曰山川  
有間每深勞佇仲春戒節納履惟宜承茲始屆兩河仍  
圖三魏二者交亂想無虧德昔魏歷云季海內橫流我  
太祖撫運乘時大庇黔首皇上嗣膺下武式隆景業興  
稽山之會總盟津之師雷駭唐郊則野無橫陣雲騰晉

水則地靡嚴城襲魏之英既奔竄於草澤竊號之長亦  
委命於旌門德義振於無垠仁風被於有截彼朝宿將  
舊臣良家戚里俱升榮寵皆縻好爵是使臨漳之下効  
死爭驅營丘之前奮身畢命此豈惟人事抑亦天時宜  
訪之首路無俟傍說吾以不武任總元戎受命安邊路  
指幽冀列邑名藩莫不屈膝宣風遵禮皆荷來蘇足下  
高氏令王英風夙著古今成敗備諸懷抱豈不知一木  
不維大厦三諫可以逃身哉且殷微去商侯服周代項

伯背楚賜姓漢朝去此弗圖苟殉亡轍家破身殞為天下笑又足下謀者為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知以弱卒瑣甲欲抗堂堂之師縈帶扞城冀保區區之命戰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并進相望非遠憑軾有期兵交命使古今通典不俟終日所望知機

隋皇甫績為蘇州刺史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州民顧子元發兵應之因以攻績相持八旬子元素感績恩於冬

至日使奉牛酒績遺子元書曰皇帝握符受籙合極通  
靈受揖讓於唐虞棄干戈於湯武東踰蟠木方朔所未  
窮西盡流沙張騫所不至玄漠黃龍之外交臂來王葱  
嶺榆關之表屈膝請吏曩者偽陳獨阻聲教江東士民  
困於荼毒皇天輔仁假手朝廷聊申薄伐應時瓦解金  
陵百姓死而復生吳會臣民白骨還肉惟當懷音感德  
行歌擊壤豈宜自同吠主翻成反噬卿非吾民何須酒  
禮吾是隋將何容外交易子析骸未能相告况足食足

兵高城深塹坐待強援綽有餘力何勞踵輕弊之俗作  
虛偽之辭欲阻臣民之心徒感驍雄之志以此見期必  
不可得卿宜善思活路曉諭黎元能早改迷失道非遠  
子元得書於城下頓首陳謝楊素拔兵至合擊破之拜  
信州總管十二州諸軍事

唐王茂元鎮河陽會澤潞劉從諫死子稹拒命武宗遣  
詣鎮以書誥諭以利病禍福之宜茂元與稹書曰前以  
肺肝布諸簡素仰承復命猶事枝詞夫豈告者之不忠

抑乃聽者而未審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一去不迴者良時一失不復者機事噫嘻執事誰與為謀延首北風心馬如灼是以再陳禍福用釋危疑言不避煩理在易了丁寧懇切至於再三者誠以僕與先太師相國俱沐天光並為藩后昔云與國今則親鄰而大年不登同盟未至飯具纔畢襜衣莫陳乃眷後生遽垂先訓遷延朝命迷失臣職不思先轍之忠將復樂書之族僕隸之所共惜兒女之所同悲况僕擁節臨戎援旗誓衆封疆

甚邇音問猶存忍欲賣之以為己功間之以開戎役將  
祛未寤欲罷不能願思苦口之言以定來身之計昔先  
太尉相國嘗陷亂邦不從逆命翻身歸國全家受封居  
韓之西為國屏藩棄代之際人情帖然太師相國以早  
赴軍牙久從征旆事君之節日著居喪之禮又彰故乃  
獎其象賢仍以舊服納職修貢十五餘年於唐室為忠  
臣於劉氏為孝子人之不幸天亦難忱如其壯室之年  
奄有壞梁之歎主上深固義烈是降絲綸俾足下還朝



聽國家後命其義甚著其恩莫偕昨者秘不發喪已當  
踰月安而拒詔則於忠臣已失失忠於國失孝於家望  
此用人繇茲保族是亦坐薪言秦巢幘云安智士之所  
寒心謀夫之所齧舌矧於僕者得不動心竊計足下之  
懷執事之論當以趙氏傳於魏氏襲侯欲以逡巡希恩  
顧望謀立爾夫事殊者趣異勢別者跡睽胡不度其始  
而議其終奪其華而尋其實願為足下一二而陳之夫  
趙魏二侯於其先也親則父子於其人也職則副戎賞

罰得以相參恩威得以相抗義願事順故朝廷推而與之今足下之於太師也地則猶子職非副戎賞罰未嘗相參恩威未嘗相抗稽喪則於義爽拒詔則於事乖比趙魏二侯信事殊而勢別矣此施之於足下則有自立之罪擅命之尤得失之間其理甚白又詳足下未必不恃太師之好賢下士重義輕財吳國之錢往往而有梁園之客比比而來將倚以為藩屏託以為羽翼使以謀取使以數求細而思之此又非計夫山高則羝羊自至

泉深則沈玉自來已立然後人歸身正然後士附語有  
之曰政亂則勇者不為鬪德薄則賢者不為謀故吳淠  
有姦而鄒陽去燕惠無德而樂生奔晉寵大夫卒成分  
國之禍衛多君子執救渡河之灾此之前車得不深鏡  
憲代四祖文明繼興當時燕趙中山淮陽齊魯結連者  
幾姓旅拒者幾侯咸逆天用人背惠忘德據指掌之地  
謂可逃刑倚親戚之私謂能取信一旦地空家破首裂  
支分閭者不能為謀明者固以先去悔而莫及末如之

何先太尉與李洧尚書齊之密戚楊太保與蘇肇給事  
蔡之懿親並據要地方州領精甲銳卒及其王師革止  
我武惟揚則割地驅人以降送款輸誠而入非不念密  
戚非不念懿親非不知恩非不懷惠直以順逆是迫死  
生實難能與其同休不能與其共戚故也況足下大未  
侔齊蔡久未及李吳將以其人動於不義僕恐風沙之  
國縛主之卒重生彭寵之家不義之侯更出又計足下  
當恃太行九折之險部內數州之饒兵士尚強倉儲且

足謂得以及謀其更安危哉此心自棄何遠昔者李抱  
真相國用彼州之人破朱滔於燕困田悅於魏連兵轉  
戰綿歲經時而潞人夫死不敢悲子死不敢哭何者李  
相國奉討逆之命為勤王之師義著而誠順故也及盧  
從史釋喪就位賣降冀功將乘討伐之時欲肆凶邪之  
性計未就而人神已怒事未立而兵衆已離以萬夫之  
長困一卒之手驅轡北闕棄屍南荒而潞之人猶老者  
捫胸少者扼腕謂朝廷不加顯戮深為失刑其故何哉

以從史不義不暱去安就危衆默其謀下不為用故也  
二帥去就非因傳聞鳩杖之人鮑背之史知其本末尚  
能言之則太行之險固不為恃者之守數州之衆固不  
為邪者之徒此又不足恃也由此言之則以何名墮家  
聲何事稽君命何道求死士何計固人心此僕所以對  
案忘餐推枕不寐為足下惜為足下危而不知其所以  
然也况太師比者養牛添卒畜馬訓兵旁招武幹之才  
中舉將軍之令然而聽於遠近頗有是非雖朝廷推赤

心弘大度然而不逞者已有異圖之說橫議者屢興悖  
惡之疑人之多言亦可異也誰為來者猶宜弭之今足  
下背季父引進之恩失大朝文誥之令則是實先太師  
之浮議彰昭義軍之有謀為人姪則致叔父於不忠為  
人孫則敗乃祖於無後亦何面對燕趙之士見齊魯之  
人耶又計足下爰自始初造次為慮今茲追改懼有後  
艱此左右者不明而咨詢之未盡也乃者李尚書祐董  
常侍質之輩並親為賊將拒我官軍納質於匪人効用

於戎首久乃來復尚蒙殊恩皆受圭符咸領旗鼓不能  
悉數厥徒實繁豈有足下藉兩代之餘資委數萬之舊  
旅俛首聽命舉宗効誠則朝廷又豈以一日之稽遲片  
辭之疑異遂致足下於不測阻足下之後圖故事具存  
可以明驗幸請自求多福無辱前人護龍旆以歸雒師  
秉象笏而朝魏闕必當勲庸繼代富貴逼身無為鄰道  
所資使作他人之福儻尚淹歸款未整來轅戎臣賈勇  
以爭先天子赫斯而降怒金珙一受牙璋四馳魏衛歷



其東南晉趙出於西北拔距投石者數踰萬計科頭戟  
干者動以千羣兼馳攬虎之材官仍率射鵬之都督雷  
電大擊沙石可吞兵用火焚城兼水灌魏趣邢郡趙兼  
洛州介二大郡之間是古平原之地車甲盡輸於異境  
糗糧反聚於他人恃河北而河北無儲倚山東而山東  
不守以兩州之餓殍抗百道之奇兵比累卵而未危寄  
孤根於何所則老夫不佞亦有志焉願驅敢死之徒以  
從諸侯之未下飛狐之口入天井之關巨浪難防長颺

易扇此際必當驚地底之鼓角解樓上之梯衝喪貝躋  
陵飛走之期須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自然麾下  
平生盡忘舊愛帳中親信即起他謀辱先祖之神靈為  
明時之戮笑靜言其漸良以驚魂今故再遣使車重申  
丹素幸惟鑒前代之成敗訪用事之賓僚思反道敗德  
之難念順令畏威之易恃以吉日蹈茲坦途勿餒劉氏  
之魂勿汚潞人之俗封帛增歎含毫益酸延望還章用  
以上表成敗之舉惟慎圖之

鄭畋鎮鳳翔黃巢臨長安詔京西諸道行營都統時畿  
內諸鎮禁軍尚數萬賊巢汙京師後衆無所歸畋承制  
招諭諸鎮將校皆萃岐陽畋分財以結其心與之盟誓  
期正王室又傳檄天下曰鳳翔隴西節度使檢校尚書  
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京西諸道行營都統上  
柱國熒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鄭畋移檄告諸藩鎮  
郡縣侯伯牧守將吏曰夫屯亨有數否泰相沿如日月  
之蔽虧似陰陽之愆伏是以漢朝方盛則莽卓肆其姦

兇殷道未衰而昇澆聘其殘酷不無僭越尋即誅夷乃  
知妖孽之生古今難免代有忠貞之士力為恢復之謀  
我國家應五運以乘乾躡三王之垂統綿區飲化匝宇  
歸仁十八帝之鴻猷銘於神鼎三百年之睿澤播在人  
謠加以政尚寬弘刑無枉濫翼翼勤行於王道孜孜務  
恤於生靈足可傳寶祚於無窮而御瑤圖於不朽近歲  
螟蝗作害旱暵延灾因令無賴之徒遽起亂常之暴雖  
加討逐猶肆猖狂草賊黃巢奴僕下才豺狼醜類寒耕

熱得不勵力於田疇媮食靡衣務偷生於剽奪結連凶  
黨驅迫平人始擾害於里閭遂侵凌於郡邑屬以藩臣  
不武戎士貪財徒加討逐之名實作遷延之役致令滋  
蔓累有邀求聖上愛育情深含弘道廣指萬方而罪已  
用百姓以為心假以節旄委之藩鎮冀其悛革免困疲  
羸而殊無犬馬之誠但忠蟲蛇之毒虐劉我征鎮覆沒  
我京都凌辱我衣冠屠殘我士庶視人命有同於草芥  
謂大寶易取如奕棋而乃竊據宮闈偽稱名號爛羊頭

而拜爵續狗尾以命官燕巢幙以誇安魚在鼎而猶戲  
殊不知五侯抑怒期分項羽之屍四塚既成待葵蚩尤  
之骨猶復廣侵田宅濫蓄貨財茫茫赤縣僅同夷貉之  
鄉惴惴黔黎若在狴犴之內固以人神共怒行路傷心  
政謬領藩垣榮兼將相每枕戈而待旦嘗泣血以忘殮  
誓與義士忠臣共翦狐鳴狗盜近承詔命會合諸軍皇  
帝親御六師即離三蜀霜戈萬隊鐵馬千羣雕虎嘯以  
風生應龍驤而雲起淮南高相公會關東諸道百萬雄

師計以夏初會於關內畋與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秦州  
節度使仇公遇等已驅組練大集關畿爭麾隴上之蛇  
矛待掃關中之蟻聚而吐蕃黨項以久濡皇化深憤國  
讐願以沙漠之軍共獻盪平之捷此際華戎合勢藩鎮  
連衡旌旗煥爛於雲霞劍戟晶瑩於霜雪莫不持繩待  
試賈勇爭先思垂竹帛之功誓雪朝廷之恥矧茲殘孽  
不足殄滅况諸道世受國恩身膺好爵皆貯興邦之略  
咸傾致主之誠自函維氛鑿與避狄莫不指銅駝而

背裂望玉壘以魂消聞此勤王固宜投袂更希憤激速  
殄寇讐永圖社稷之勲以報君親之德迎鑾返正豈不  
休哉時駕在坤維音驛阻絕以為朝廷無能復振及改  
傳檄而諸藩聳動各治勤王之師巢賊聞之懼自是賊  
騎不過東西當時非改扼賊之衝褒蜀危矣

樂彥禎鎮魏博時甚有軍政好延儒術之士有公乘億  
李山甫者當時之英彥也皆置於幕下襄王煜偽為監  
國太原汴州兩軍方盛慮窺伺河朔因欲與幽鎮歃血



為連衡犄角之備乃致書諭兩鎮曰光啓三年正月五日魏博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樂彥禎謹齋戒三日致書於二鎮足下蓋聞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以司牧百姓主握二柄禮樂征伐之所興勅寇奸雄之所懼是以大君有率臨之典羣后承專制之權內守憲章外憑教命其或大盜移國黎民墜塗身居戎閫之榮手綰兵符之重傍觀喪亂坐俟危亡既虧社稷之謀又失子孫之計此亦義夫之所慷慨烈

士之所咄嗟敢以狂愚伏陳英悟伏以我國家啓運開  
國承家創基三百春秋億兆臣妾自羣兇蟻聚中寓土  
分乘輿奔走於道途宗廟荒涼於草莽今者監國雖立  
朝綱已頽皇祚莫知其所安蒼生莫知其所訴天子之  
威不能加四海諸侯之力不能保一方弱者危而強者  
吞雄則飛而雌則伏竟亦身殞名滅國家破離咸有其  
繇取鑿非遠大約以諸藩捨本就末忘義背盟謀不相  
從言不相信國是以間敵繇此興與其俱亡曷若共霸

論桓文之事則人未敢先為魯衛之邦則誰為不可是  
以研詳典故揆度事機輒敢指陳庶裨權略今者秦宗  
權起於織壺漸恣狂鋒南苞荆襄北跨河雒屠城拔邑  
暴物害人使父子不得相全夫妻不得相保血肉塗地  
菲榛蔽天不織而衣人之衣不耕而食人之食凶酷之  
甚古今所無竊據要津下視諸鎮而又河東軍擁旄重  
地受國深恩稔宴安以未移縱貪婪而不息奄有上黨  
又吞覃懷張皇威聲凌脅蕃屏皆蓄併吞之志盡懷僭

大之謀非謂未萌已觀成釁况孟津之衆尋驗保姦汝水之戎果明濟惡仍且海內皆困河南盡饑切料凶狂倍生窺顧若不早為之計必慮悔不可追非宜坐以俟危拱而受制或一隅失所則諸鎮可虞唇既亡而齒必寒皮不存而毛安附欲從事始先度禍胎將去本根要傾巢窟况大河之內常山之陽東極海隅北亘蕃部奧壤如砥列城似林億萬衆之甲兵百千羣之鐵馬建牙樹屏仗鉞分麾周封者盡是賢侯漢拜者莫非名將彼

唱此和連衡合從豈能西不如太原南不如蔡賊非惟  
可恥誠亦堪悲蓋繇久屬昇平素無交結慮為姦人鬪  
謀或致鄰道猜嫌思我同心共為永計今請常山太尉  
幽州司空荊州司空滄州留守常侍各命至親兒姪或  
弟兄二人擇地築壇卜日赴會嚴修齋戒虔告神祇歆  
血誓詞藏之盟府然後以茲五鎮共為一家有事則同  
謀有征則同舉扶持王室掃盪賊臣收陷失之土疆開  
朝貢之道路其為大義莫尚於斯謹請當道李山甫判



官奉書陳請呼天告盟指日為誓虔聽明命以行壯圖  
社稷幸甚生靈幸甚時鎮州王鎔復書曰近承新使伏  
觀羽書側聆計國之規實激懦夫之志竊自運貽百六  
禍遍寰區羣盜薦興生靈無庇朝章國典誰為稟命之  
人黷武窮兵孰是勤王之旅咸以乘虛窺伺觀釁憑凌  
以掠奪為功以殺傷為務皇威所不能制天道所未能  
誅或徑越大河或竊居方鎮縱狼貪而未已畜虺性以  
難馴內雖以効順為名外皆以亂常無懼遂至跨州連

郡十室九空良繇諸侯各固一方不思同力自致喪牛  
之悔久虧刑馬之盟近則方布腹心冀完虞虢今明公  
諭之以長策示之以壯圖結五鎮以齊盟俾一家而不  
異竊惟高義實邁前修顧魯衛以同歡誠敦夙契在江  
黃而列會願接下風况當道處河朔之中最為唇齒據  
親睦之分寧異金蘭固當顯俟捧盤無渝匪石然以事  
關久遠議非一方必決定否臧審其同異待鄰藩符會  
則決副相蹤

後唐魏王繼岌莊宗同光三年為都統西討西川軍至  
鳳翔馳檄喻蜀郡曰捨過論功王者示好生之道轉禍  
為福聖人垂善變之文矧彼蜀民代承唐德玄宗朝以  
兵興河塞久駐金鑿僖宗時以盜起中原曾停玉輅蜀  
之乃祖乃父或士或民而皆內稟忠貞外資驍果武負  
闕張之氣文傳揚馬之風迎大駕以涉岷峨合諸軍而  
定關輔忠義冠乎日月勲業著乎山河凡在幽遐皆所  
傳達不幸龜龍忽去蛇豕尋生遇此匪人據斯重地蜀



主先父出身陳許擁衆巴庸接王室之頻遷保邊隅而  
自大蓋屬昭宗皇帝方茲播越正切撫綏洗彼瑕疵潤  
之雨露綰紅旆碧幢之貴兼鳳池雞樹之榮狂兇逢山  
漸展橫行之志鳴臬出穴曾無返哺之聲拔本塞源見  
利忘義加以結連同惡聚集羣凶當天步多艱莫展扶  
持之節及坤維暫絕却為僭偽之謀烈士聞之撫膺懦  
夫見之攘臂洎茲餘裔益奮殘妖閹豎擅權而勲賢結  
舌不稼不穡奢侈者何啻千門內淫外荒塗炭者已餘

萬室而更納其短見侮我大朝輒橫拒轍之臂擬舉投  
羅之翼我皇帝仰膺玄讖再造皇圖四時順而玉燭明  
萬彙安而金繩正惟茲蜀土敢隔朝風連營虧恤養之  
恩比屋困煩苛之政每聞殘酷深所憫傷是命車徒以  
申弔伐步卒則轟如山列騎車則迅若雷奔振雄聲而  
聒動乾坤騰銳氣而動搖河嶽彼若率兵赴死我則無  
陣不摧彼若據壘偷生我則無城不拔却慮高低士庶  
遠近封巡不早迴翔終同覆滅故今曉示貴在保全應

三川管內有以藩鎮降者即授之節度有以州郡降者即授之刺史有以鎮縣降者即付之主守有能見機知變誅斬僞命將帥以其藩鎮城池降者亦以其官授之如列陣交鋒之際有以萬人已上降者授之節度五千人已上授之大郡三千人已上授之次郡一千人已上授之主將有蜀城將校誅斬僞主首領降者授以方鎮如蜀主王衍首過自新以三川歸國即授之方面其同謀將校當加列爵有舊在本朝文武官或負罪流落在

蜀者苟能率衆歸朝一切不問大軍所行之處不得焚燒廬舍剽掠馬牛所有降人倍加安撫所罪者一人僭偽所救者萬姓瘡痍况蜀主宗枝成都父老較其罪狀良可矜寬只如偽梁挾我皇威窺吾大寶為四十年之巨寇覆十九葉之丕基昨國家平定中原只誅元惡列藩牧伯咸不替移闔境生靈一無騷擾雖蜀中遐僻亦合傳聞各宜審計變通速謀歸向據茲事件得以旌酬勿謂無言竟貽後悔故茲示諭各宜知悉時排陣斬

使康延孝將勁騎三千步兵萬人為前鋒招撫使李巖  
與延孝同行散人齎檄以喻蜀部

冊府元龜卷四百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四百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強明 德義 引咎 不顧親

受命忘家

強明

易曰自強不息書曰明作哲蓋強者臨機而有斷明者  
遭事而不惑况夫折衝邊圉濯清寇戎軍政貴平事機

尚速故有負英果之略懷謫發之材周知敵情詳辨疑  
謬俾姦偽之黨畏其聰明貌虎之師伏其雄毅克貞師  
律用集茂勲者馬

漢項梁舉兵吳中部署豪傑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  
某時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

吳孫韶字公禮為廣陵太守遷鎮北將軍在邊數十年  
自大帝西征還都武昌韶不進見者十餘年大帝還建  
業乃得朝覲大帝問青徐諸屯要害遠近人馬衆寡魏



將帥姓名盡具識之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大帝歡悅曰吾久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假節

顧譚代諸葛恪為左節度每省簿書未嘗下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

晉陶侃為荊州刺史都督七州軍事侃在軍四十一載雄毅有權明悟善決斷自南陵迄於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

後魏賀狄干為北部大人登國初與長孫崇為對明于  
聽察為人愛敬

孟表為南兗州刺史領馬頭太守鎮渦陽齊遣其豫州  
刺史裴叔業攻圍城中食盡表戮力固守初有一南人  
自云姓邊字叔珍攜妻息從壽春投表云慕化歸國未  
及送闕便值叔業圍城表後察叔珍言色頗疑有異即  
加推覈乃云是叔業姑兒為叔業所遣規為內應所攜  
妻子並亦假妄表出叔珍於北門外斬之於是人情乃

安高祖嘉其誠績封汶陽縣開國伯邑五百戶遷征虜  
將軍濟州刺史

唐王忠嗣為河東節度採訪使忠嗣少以勇敢自負及  
居節制訓練士馬每軍出給士卒軍器必題其姓名於  
上遺失驗其名以罪之人皆自勸

李晟為隴右副元帥臨下明察每理軍必曰某有某勞  
某能某事雖廝養小善必記主名

王鐔為淮南節度使明習簿領善小數以持下吏或有

奸惡鍔必究之嘗聽理有遺匿名書於前者左右取以  
授鍔鍔內之鞞中先有他書以雜之及吏退鍔採取他  
書焚之人信其所以匿名者焚也既歸省所告者異日  
乃以他事連其所告自因按驗之以譎衆下吏以為神  
明

王沛為海沂密節度使邦實新造人多獷驚沛明法制  
董師旅軍鎮大理

柳公綽為邠寧節度使先時神策諸鎮列屯要地未嘗

肯受節制每窺間為患公綽疏上其弊即詔神策諸鎮  
在其部者邊上有警盡得聽節度使指揮

梁謝彥章臨敵御衆則肅然有上將之威每敦陣整旅  
左旋右抽雖風馳雨驟亦無以喻其迅捷也故當時騎  
士咸樂為用及其遇害衆皆惜之

晉劉處讓授章德軍節度使處讓勤於公務孜孜求理  
撫馭吏民不致苛察人甚便之

### 德義

夫德以施惠義以服人君子之道也然而處將兵之任當投鉞之寄甲冑斯擐山立而玉色桴鼓既急有進而無退必出奇而尚詐亦示威而鬪力乃有器識宏遠性質醇茂動不踰禮言必有信體寬仁之度崇廉讓之風開懷而不疑臨事而必斷用能貞師經武翼主庇民樹厥風聲垂之不朽豈孟子所謂仁義無敵於天下者其是之謂乎

楚大夫司馬子反魯宣公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

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

據上楚鄭平不書

大其平乎已也

已二大夫

何大乎其平乎已

據大夫無遂事

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

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

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

堙距堙上城具

司馬子反曰子

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

問憊意也

曰易子而食之析

骸而炊之

折破人骸骨也

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

雖如所言

吾

聞之也圍者

古有見圍者

柑馬而秣之

秣者以粟置馬口中柑者以木銜其口不

使令食粟示有積蓄

使肥者應客

示飽

是何子之情也

猶曰何華大露情

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

矜閔也

小人見人之

厄則幸之

幸僥也

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

馬子反曰諾

諾者受語辭

勉之矣

勉猶努力使努力堅守之

吾軍亦有七

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

反報於莊王

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

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

雖已憊

吾今

取此然後而歸爾

意未足也

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

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予曷為告



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

區區小貌

猶有不欺人之臣可

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

先以諾受絕子反語

舍而止

更命筭舍而止示無去計

雖然

雖宋已知我糧短

吾猶取此然後歸爾

欲徵糧待

勝也

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於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

去我而歸吾孰與處於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

晉大夫卻獻子將中軍魯成公二年春晉伐齊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既至則斬之矣卻子

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六月獻子追及齊君

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左車宛茂為右

載齊侯以免

左軍副車

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

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

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

免之

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

荀吳穆子也鼓白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

鼓人

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

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

事無不濟

愆過也  
適歸也

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

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

無以復  
加所好

若其弗賞是

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

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

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

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

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

完舊

完猶保守

賈怠無卒

卒盡也

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

亦能事吾君率義不與

與差也

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

義所

知其能獲故因以示義

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

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

子鳶鞮歸

鳶鞮鼓君名也

趙襄子率師伐中牟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堵襄子擊金而退士軍吏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者是天助也君曷為去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乘人於

利不迫人於險使之城成而後攻中牟聞其義乃請降  
後漢馮異為偏將軍每勅力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  
之後相逢引車避由是無爭道變鬪

馬騰為前將軍北備胡寇東備白騎待士進賢矜救民  
命三輔甚安愛之

蜀諸葛亮為丞相出師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  
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略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  
顏色愀然有憾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

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為愧

趙雲為偏將軍領桂陽太守伐趙範範寡嫂曰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辭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固辭不許時有人勸雲納之雲曰範迫降耳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遂不取範果逃走雲無纖介

吳陸抗為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牆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

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為慚抗後為大將軍領益州牧都督信陝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與晉羊祜推僑札之好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於時以為華元子反復見

於今

一曰羊祜既歸增修德信以懷吳人抗每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

分界無求細益而已於是吳晉之間餘糧棲畝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沔上獵吳獲晉人先傷者皆送而相還抗嘗疾求藥于祜祜以成合與之曰此上藥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抗得而服之諸將或諫抗不答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於抗抗曰夫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之人而况大國乎臣不如

是正足以彰其德耳於祐無傷也或以祐抗為失臣節兩譏之

程普為裨將軍先主諸將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夫

孫皎為征虜將軍督夏口兵候常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今欲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擊其老弱

呂蒙為偏將軍與成當宋定徐顧屯次比近三將死子弟幼弱大帝悉以兵并蒙固辭陳啓顧等皆勤勞國事



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帝乃聽蒙於是又為擇師使輔導之其操心率直如此

吾粲字孔休為叅軍校尉黃武元年與呂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綆紲斷絕漂沒渚岸為魏軍所獲或覆沒沈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船傾沒皆以戈矛撞擊不受粲與黃淵獨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以為船重必敗粲曰船敗當俱死耳人窮奈何棄之粲淵所活者百

餘人

凌統為偏將軍時有薦同郡盛暹於大帝者以為梗槩大節有過於統帝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時統已卧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此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財重義有國士之風

晉羊祜為衛將軍時武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為都督荊州諸軍事假節散騎常侍衛將軍如故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

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祐以孟獻營虎牢而鄭人懼  
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  
之地奪吳人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吳自是前後降者  
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吳之心每與  
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  
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掠吳二兒為俘者  
祐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祥邵顛等來降二兒之父亦  
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藩景來尅祐追斬之美其死節

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為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殺諸葛孔明不能過也

杜預為鎮南大將軍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

輒居將率之列結交接物恭而有禮問無所隱誨人不  
倦敏於事而慎於言

劉弘為鎮南大將軍荊州刺史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  
漢河間王顥使張光為順陽太守衛展說弘曰彭城王  
前東奔有不善之言張光太宰腹心宜斬光以明向背  
弘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為也展  
深恨之

陶侃為都督荊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荊州刺

史季年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未亡一年欲遜位歸國  
佐吏等苦留之及疾篤將歸長沙軍資器仗牛馬舟船  
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王愆期然後登舟  
朝野以為美談將出府門顧謂愆期曰老子婆婆正坐  
諸君輩

宋蒯恩行叅軍龍驤將軍時高祖北伐留恩侍衛世子  
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自謙損與人語嘗呼位官而自稱  
為鄙人撫待士卒甚有紀綱衆咸親附之

劉懷慎為中領軍征虜將軍雖名位轉優而恭恪愈至  
每所之造位任不踰己者皆束帶門外下車其謹退類  
如此

黃回為龍驤將軍後廢帝元徽初桂陽王休範為逆回  
以屯騎校尉領軍隸蕭道成於新亭創詐降之計回見  
休範可乘謂張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  
即日斬休範事平轉回驍騎將軍加輔師將軍進爵為  
侯

梁鄧元起為左將軍益州刺史時劉季連拒守元起尅  
之城內財寶無所私勤卹民事口不論財色性本能飲  
酒至一斛不亂及是絕之蜀士翕然稱之

韋叡為輔國將軍所至頓舍修立館宇藩籬牆壁皆應  
準繩

陳魯悉達為安左將軍江州刺史悉達雖仗氣任俠不  
以富貴驕人

後魏慕容白曜為征南大將軍攻宋無鹽等戍一旬之



內頻拔四城威震齊土斗城不降白曜忿之縱兵凌城  
殺數百人宋將房崇吉夜遁白曜撫慰其民無所殺戮  
百姓懷之獲崇吉母妻待之以禮白曜雖在軍旅而接  
待人物寬和有禮所獲崇吉母妻申纂婦女皆別營安  
置不令士卒喧雜

張讜為平遠將軍東徐州刺史讜性通開篤於撫恤青  
齊之士雖疏族末姻咸相敬視李敷李訢等寵要勢家  
亦推懷陳欸無所顧避畢衆敬等皆敬重之高允之徒

亦相器待

陳忻為驃騎大將軍與韓雄里門姻婭少相親昵俱總  
兵境上三十餘載每有禦捍二人相赴常若影響故得  
數對勅敵而常保功名雖並有武力至於攬強射中忻  
不如雄散財施惠得士衆心則雄不如忻

王羆為驃騎大將軍鎮華州時關中大饑徵稅民間穀  
食以供軍費或隱匿者令遞相告多被笞捶以是人有  
逃散唯羆信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諸州而無怨

諸

唐李靖為行軍總管既尅江陵降蕭銑時諸軍咸云銑之將帥與官軍拒戰罪狀既重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義存弔伐百姓既受驅迫拒戰豈有所願且犬吠非其主無容同叛逆之科此蒯通所以免大戮於漢祖也今新定荆郢宜弘寬大以慰遠近之心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溺之義但恐自此以南城鎮各堅守不下非計之善於是遂止江漢之城聞之莫不爭下

契苾何力太宗征遼時為前軍總管次白崖城為賊所圍被稍中腰瘡重疾甚太宗自為傅藥及拔賊城勅求傷之者高突勃付何力令自殺之何力奏言犬馬猶為其主況於人乎彼為其主致命冒白刃而刺臣者是義勇也本不相識豈是仇讐遂捨之

劉昌為涇原節度使初至平涼劫盟之所收亡歿將士骸骨令聚而埋瘞之因感夢於昌有媿謝之意

梁劉鄩唐末刺淄州署行軍司馬及韓全誨矯詔徵天

下兵鄆以偏師陷兗州一夕而定軍城晏然市民無擾  
太祖命大將葛從周攻之時從周為節度使領兵在外  
州城為鄆所據家屬悉在城中鄆善撫其家移就外第  
供給有禮升堂拜從周之母及從周攻城鄆以板輿請  
母登城母告從周曰劉將軍待我甚至不異于兒新婦  
已下並不失所劉將軍與爾各為其主爾其察之從周  
獻款而退

晉張希崇自小校正授節旄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檢校

太尉素樸厚尤嗜書莅事餘手不釋卷不好酒樂不畜  
姬僕祁寒盛暑必儼其衣冠所養之輩未嘗聞褻慢之  
言

引咎

虎兕出匣守者之過師律否臧咎將誰執具有處萬夫  
之長當閭外之寄失先人之志貽脫輻之凶或督攝過  
嚴頗致攜畔或號令不振動為糾紛或固守而靡終或  
屢動而無狀謀慮非遠悔吝斯至而能露章自劾素服

請吏乞還旄節願上印綬不尤人而求免惟責己以負  
媿復有庭辯主帥之直獨當偏伍之罪不以讒口而怨  
上不以私憾而害公靡薑芥於厥心但感歎而內訟至  
或夙負英略克集元勳猶恨夫昧過之未能致國之有  
難非忠義慷慨同體盡節之士疇能議論至此哉

晉大夫荀林父魯宣公十二年夏六月乙卯林父帥師

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師歸桓子請死

桓子林父諡

晉侯

使復其位

秦蒙恬始皇時為內史始皇使恬將三十萬眾北伐戎

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屬隴西至遼

東延袤萬餘里及二世立遣使者令恬曰君之過多矣

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

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

勢足以倍叛能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

以不忘先王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于咎也將以諫而

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于將



軍不敢以將軍言聞上也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  
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  
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  
也

後漢鄧禹光武時為大司徒與車騎將軍鄧宏擊赤眉  
遂為所敗眾皆死散禹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  
大司徒梁侯印綬

魏朱靈字文博太祖既平冀州遣靈將新兵五千人騎

千匹守許南太祖戒之曰冀州新兵數承寬緩暫見齊  
整意尚怏怏卿名先有威嚴善以道寬之不然即有變  
靈至陽翟中郎將程昂等果反即斬昂以狀聞太祖手  
書曰兵中所以為危險者外對敵國內有奸謀不測之  
變昔鄧禹中分光武軍西行而有宗歆馮愔之難後將  
二十四騎還雒陽禹豈以是減損哉來書懇惻多引咎  
過未必如所云也

鍾繇為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時詔徵

河東太守王邑以天下未定心不願徵而吏民亦戀邑郡掾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各詣繇求乞邑而詔已下拜杜畿為太守畿已入界繇不聽先等促邑交符邑佩印綬徑從河北詣許自歸繇時治在雒陽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書自劾曰臣前上言故鎮北將軍領河東太守安陽亭侯王邑巧辟治官犯突科條事當推劾檢實奸詐被詔書當如所糾以其歸罪故加寬赦又臣上言吏民大小各懷顧望謂邑當還拒太守杜畿今

皆反悔共迎箴之官謹按文書臣以空虛被蒙拔擢入  
充近侍兼典機衡忝膺重任總統偏方既無德以惠民  
物又無威刑以檢不恪至使邑違犯詔書郡掾衛固誑  
迫吏民訴訟之言交驛道路漸失其禮不虔王命今雖  
反悔醜聲流聞咎皆由繇威刑不攝今臣疾病前後歷  
年氣力日微尸素重祿曠廢職任罪明法正謹按侍中  
守司隸校尉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以斗筭之才仍  
見拔擢顯從近密銜命督使明知詔書深疾長吏政教

寬弱檢下無刑久病淹滯衆職荒頓法令失張邑雖違  
科當必繩正法既舉文書操彈失理至乃使邑遠詣闕  
庭隳忝使命挫傷爪牙而固誑迫吏民拒畿連月今雖  
反悔犯順失正海內兇赫罪一由繇威刑闇弱又繇久  
病不任所職非繇大臣所當宜為繇輕慢憲度不畏詔  
令不與國同心為臣不忠無所畏忌大為不敬又不承  
用詔書奉詔不謹又聰明蔽塞為下所欺弱不勝任數  
罪謹以劾臣請法車徵詣廷尉治繇罪大鴻臚削爵土

臣久嬰篤疾涉夏盛劇命縣呼吸不任部官輒以文書  
付功曹從事馬適議免冠徒跣伏須罪誅詔不聽

蜀諸葛亮後主時為丞相率軍出祁山使叅軍馬謖督  
諸軍在前與魏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大為郃  
所破亮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  
旄鉞以屬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  
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  
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

啓於是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是時或  
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  
能破賊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  
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  
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請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  
闕則事可定賊可死而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  
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  
戎士練簡民忘其敗矣

晉虞潭成帝時為吳興太守蘇峻叛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部軍事會王師敗績大駕逼遷潭勢弱不能獨振乃固守以俟四方之舉會陶侃等下潭與郗鑒王舒協同義舉侃等假潭節監揚州浙江西軍事潭率衆與諸軍并勢東西犄角遣督護沈伊距管商于吳縣為商所敗潭自貶還節尋而峻平

王章為將軍當蘇峻之役庾亮輕進失利司馬殷融詣陶侃謝曰將軍為此非融等所裁章至曰章自為之將



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為君子王章為小人今王章為君子殷融為小人

庾亮為中書令蘇峻叛詔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戰敗乘小船西奔陶侃至尋陽既有憾于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峻平成帝幸溫嶠舟亮得進稽顙鯁噎詔羣臣與亮俱外御坐亮明日又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窟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諭曰此社稷之

難非舅之責也後為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  
亮以石勒新死有平中原之志乃上疏請行而便欲遷  
鎮會寇陷邾城毛寶赴水而死亮陳謝自貶三等行安  
西將軍有詔復位

褚裒康帝時為征討大都督遣徐龕伐沛龕為石遵將  
李菟所敗死傷大半裒以春秋責帥授任夫所威略虧  
損上疏自貶以征北將軍行事求留鎮廣陵詔以偏師  
之責不應引咎逋寇未殄方鎮任重不宜貶降使還鎮

京口解征討都督

桓冲孝武時為車騎將軍鎮江陵時苻堅遣其將苻融  
寇樊鄧石越寇魯陽姚萇寇南鄉韋鍾寇魏興所在陷  
沒冲遣江夏相劉夔南中郎將朱序擊之而夔畏懦不  
進序又為賊所擒冲深自咎責上疏送章節請解職不  
許

桓豁為征西大將軍及苻堅陷仇池豁以新行魏興太  
守督護梁州五郡軍事戍梁州堅陷涪城梁州刺史楊

亮益州刺史周仲孫並委戍奔潰豁以威略不振所在覆敗上疏陳謝固辭不拜開府

謝玄為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玄破苻堅後威振河北所至皆降玄欲令豫州刺史朱序鎮梁國玄住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藩朝廷朝議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還使玄還鎮淮陰序鎮壽陽會翟遼據黎陽叛執滕恬之又太守張願舉郡叛河北騷動玄自以處分失所上疏送節盡求解所職詔慰勞令且還鎮淮

陰以朱序代鎮彭城玄既還過疾上疏解職詔書不許  
玄又自陳既不堪攝職慮有曠廢詔又使移鎮東陽軍  
宋張永前廢帝時為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  
郡諸軍事永以北討失律固求自貶降號左將軍

南齊王洪範為青冀二州刺史啓求侵魏得黃郭鹽倉  
等數戎後遇敗覆死傷塗地深自咎責乃於謝祿山南  
除地廣設茵席殺三牲招戰亡者魂祭之人人呼名躬  
自沃酬仍慟哭不自勝因發病而亡

梁王茂從高祖義師平建康為領軍將軍羣盜之燒神  
虎門也茂率所領到東掖門應赴為盜所射茂躍馬而  
進羣盜反走茂以不能式遏奸盜自表解職優詔不許  
王國珍為征虜將軍南秦梁二州刺史會梁州長史夏  
侯道遷以江州降魏國珍步道出魏興將襲之不果遂  
留鎮馬以無功累表請解高祖弗許改封宜陽縣侯  
後魏江陽王繼為平北將軍鎮攝舊都高車酋帥樹者  
擁部民叛詔繼都督北討諸軍事自懷朔已東悉稟繼

節度孝文車駕北巡至鄴而高車悉降常朔清定繼以高車擾叛頻表請罪孝文優詔諭之

穆羆為征東將軍時西河胡叛羆欲討之而離石都將郭維頭拒違不從羆遂上表自劾以威不攝下請就刑戮孝文乃免維頭官

劉昶為都督吳越楚彭城諸軍事義陽拒守不克昶乃班師太和九年孝文在彭城昶至入見昶曰臣奉勅專征尅殄凶醜徒勞士馬久淹歲時有損威靈伏聽斧鉞

孝文曰朕之此行本無攻守之意正欲伐罪弔民宣威布德二事既暢不失其本朕亦無尅而還豈但卿也

夏侯道遷初為齊輔國將軍歸國拜驍騎將軍隨王肅至壽春棄戍南叛入梁為征虜將軍莊丘黑長史及黑死陰圖歸順自南鄭來朝京師引見于太極東堂免冠徒跣謝曰臣往日歸誠誓盡心力超蒙獎擢灰殞匪報但比在壽春遭韋瓚之酷申控無所致此猖狂是段之來希酬昔遇勲微恩重有覲心顏宣武曰卿建為山之



功一贊之玷何足謝也

辛纂為荊州司馬東道行臺孝莊永安二年元顥乘勝  
卒至城下爾朱世隆狼狽退還城內空虛遂為顥擒及  
莊帝還宮纂謝不守之罪帝曰於時朕亦北巡東中不  
守豈卿之過

後周于謹初仕後魏為積射將軍隨廣陽王元深征鮮  
于修禮停軍中山侍中元晏言于靈太后曰廣陽王以  
宗室之重受律專征今乃盤桓不進坐圖非望又有于

謹者智略過人為其謀主風塵之隙恐非陛下純臣矣  
靈太后詔于尚書省門外立榜募能獲謹者許重賞謹  
聞之乃謂廣陽王曰今女主臨朝取信讒佞脫不明白  
殿下素心便恐禍至謹請束身詣闕歸罪有司披露心  
腹深遂許之謹遂到榜下曰吾知此人衆共詰之謹曰  
我即是也有司以聞靈后引見之大怒謹備述廣陽忠  
款兼陳停車之狀靈后意解捨之

唐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擒頡利可汗來獻御史大

夫温彦博害其功譖靖軍無紀綱致令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太宗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

李勉德宗時為河南汴宋滑亳河南等道都統鎮汴州李希烈叛悉為寇勉城守累月救援莫至遂潛師潰圍南奔宋州詔以司徒平章事徵之既至朝廷素服請罪優詔復其位勉引過備位而已

李晟為京畿副元帥平朱泚德宗自興元還宮晟以戎服謁見於三橋帝駐馬勞之晟再拜稽首初賀元惡殄

減宗廟再清宮闈咸肅復跪而言曰臣忝備爪牙之任不能早誅妖逆致鑿輅再遷及師于城隅累月方殄賊寇皆臣庸懦不任職之責敢請死罪伏于路左帝為之掩涕命給事中齊暎宣旨令左右起晟于馬前

渾瑊鎮河中詔授平涼盟會使至盟所吐蕃背盟瑊偶得他馬跨而奔馳副使崔漢衡已下並為所執瑊入朝素服待罪詔釋之而後見

梁劉鄩末帝初為開封尹遙領鎮南軍節度使旋屬晉人

攻河朔鄆自華縣引軍襲魏州與晉王戰于故元城王  
師敗績鄆脫身南奔自黎陽濟河至魏州鄆授渭州節  
度使詔屯黎陽貞明三年二月晉王恣衆來攻黎陽鄆  
拒之而退及鄆歸闕再授開封尹領鎮南軍節度使其  
年河朔失守朝廷歸咎于鄆鄆亦不自安上表避位九  
月落平章事授亳州團練使

不顧親

威以克愛良將所以有功義以滅親忠臣所以徇節蓋

夫授鉞而出固敵是求師律尚嚴軍事貴斷故有忘家  
徇國以義掩恩九族陷于寇讐攻之而弗顧六親干於  
約束殺之而無赦三軍感義而心奮萬夫畏威而股栗  
故能排禍難於社稷戡鯨鯢於邊圉宜乎錫以茅土紀  
之旂常者矣

魏將樂羊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  
羊啜之盡一杯

魯將吳起齊人伐魯魯欲將起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

之起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魯乃以為將而大破齊

後漢李忠字仲都更始立拜為信都都尉與太守任光

同奉光武以為右大將軍從至苦陘

苦陘縣名屬中山

王郎遣

將攻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納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

妻而令親屬招呼忠先是寵弟從忠為校尉忠即時召

見責數以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

手中殺其弟何猛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光武聞而

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宜

自募吏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千萬來從我取忠曰蒙明  
公大恩思得報效誠不敢內顧宗親會更始遣將攻破  
信都忠家屬得全

邳彤為後大將軍從光武於河北時王郎所置信都王  
捕繫彤兄弟及妻子使為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  
者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至  
今得于信都者劉公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  
私也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郎兵敗走彤家屬得免



趙苞字威豪為遼西太守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妻子遂為所劫質載以繫郡苞率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對漢使仗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即進戰賊摧敗其母妻皆為所害苞殞斂母畢自上歸

莫靈帝遣策弔慰封郇侯苞莫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  
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有何面目立天下  
遂嘔血而死

朱靈為袁紹將清河季雍以郇叛紹而降公孫瓚瓚遣  
兵衛之紹遣靈攻之靈家在城中瓚將靈母弟置城上  
誘呼靈靈望城涕泣曰丈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遂  
力戰拔之生擒雍而靈家皆死

魏陳登漢末為廣陵太守時太祖討呂布軍到下邳登

率郡兵為軍先驅時登諸弟在下邳城中布乃質執登  
三弟欲求和同登執意不撓進圍日急布刺奸張宏懼  
于後累夜將登三弟就登布既伏誅登以功加拜伏波  
將軍

鍾繇為司隸校尉時袁譚遣郭援略取河東太祖使繇  
率諸將討之龐德為軍鋒德手斬一級不知是援戰罷  
之後衆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繇之甥也德晚後  
於韃中出一頭繇見之而哭德謝繇繇曰援雖吾甥乃

國賊也卿何謝之

晉郭默河南人事太守裴整為督將永嘉之亂默率遣  
眾自為塢主撫循將士甚得歡心默婦兄同郡陸嘉取  
官米數石餉妹默以為違制使殺嘉嘉懼奔石勒默乃  
自射殺婦以明無私

宋劉粹為征虜將軍初與謝晦厚善晦以粹子曠之為  
參軍晦叛粹受命南討一無所顧太祖以此嘉之晦遣  
送還粹亦不害也

蔡那為建安王休仁司徒中兵參軍明帝即位四方叛  
亂那受任南討那子弟皆在襄陽為劉胡所執胡每戰  
輒懸之城外那進戰愈猛

梁羊侃為都官尚書侯景叛逼城侃長子鷲為景所獲  
執來城下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此  
一子幸汝早能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鷲曰久以汝為  
死猶復在邪吾以身許國誓死行之終不以爾而生進  
退因引弓射之賊感其忠義亦弗之害也

隋崔弘度仕周為大將軍尉遲迥作亂以弘度為行  
軍總管從韋孝寬討之弘度妹先適迥子為妻及破鄴  
城迥窘迫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迥彎弓將射弘度  
弘度脫兜鍪謂迥曰相識不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  
以親戚之情謹遏亂兵不許侵辱事勢如此早為身計  
何所待也迥擲弓於地罵大丞相極口而自殺弘度顧  
其弟弘丹曰汝可取迥頭弘丹遂斬之

堯君素煬帝大業末為河東守唐公義兵攻之不尅

仍賜金小幼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  
謂之曰隋室已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  
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

唐屈突通隋末為左驍騎大將軍煬帝幸江都令通鎮  
長安義師起代王遣通屯河東高祖遣其家僮召之通  
遽命斬之後聞京師平家屬盡沒率兵東下將如雒陽  
劉文静遣竇琮段志玄等追之琮縱通子壽令往諭之  
通大呼曰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為仇讐命左右射之

衆知京師陷皆釋仗通乃降後為兵部尚書判東道行  
臺僕射從太宗下王世充時通有二子並在雒陽高祖  
謂通曰東征之事今以相屬其如兩子何通對曰臣以  
朽老誠不足以當重任但自惟疇昔執就軍門至尊釋  
其縲囚加之恩禮既不能死實荷再生當自此之時心  
口相視暗以身命奉許國家久矣今此行也臣願先驅  
兩兒若死自是其命終不以私害義高祖歎息曰徇義  
之夫一至於此



僕固懷恩為金微都督肅宗即位于靈武懷恩從郭子儀赴行在時同羅部落自西京叛賊北寇朔方子儀與懷恩擊之懷恩子玢領徒擊賊兵敗而降尋又自拔而歸懷恩叱而斬之將士懾駭無不一當百遂破同羅千餘騎于河上

李晟為神策軍使討朱泚屯兵渭橋神策軍家族多陷于泚晟家亦百口在城中左右或有言及家者晟泣下曰乘輿何在而敢恤家乎泚又使晟小吏王無忌之壻

詣晟軍且曰公家無恙城中有書問晟曰爾敢與賊為  
間遽命斬之

梁王彥章太祖開平中為先鋒馬軍使澶州刺史晉人  
攻陷澶州彥章舉家陷沒晉王遷其家於晉陽待之甚  
厚遣細人間行誘之彥章即斬其使以絕之後數年其  
家被害

周劉仁贍仕江南為壽州節度使法令嚴肅世宗顯德  
中征淮南重圍之中其子崇讓犯軍禁即令斬之故能

以一成之衆連年拒守

受命忘家

傳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蓋軍旅之事安危攸司將帥之任社稷是毗固當以孝而資忠以義而割愛受詔引道初無辦嚴憂國忘家靡顧私室聳英烈之風槩為忠義之模楷宜乎錫以土宇紀之旂常者哉

漢霍去病武帝時為驃騎將軍帝為治第令視之對曰

匈奴不滅無以家為也由此益重愛之

後漢吳漢為大司馬每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辨  
嚴之日

梁呂僧珍為太祖領軍主簿祇賊唐瑀寇東陽太祖  
率眾東討使僧珍知行軍眾局事僧珍宅在建陽門東  
自受命當行每日由建陽門道不過私室太祖益以此  
知之

胡僧祐事元帝為鎮西錄事參軍因諫忤旨下獄大

寶二年侯景寇荆陝圍王僧辯于巴陵帝乃引僧祐於  
獄拜為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縣侯令赴援僧祐將發  
謂其子曰汝可開朱白二門吾不捷則死吉則由朱凶  
則由白也帝聞而壯之

北齊庫狄干為太傅及高仲斌以武城叛神武討之以  
干為大都督前驅干上道不過家見侯景不遑食景使  
騎追饋之

後周李弼初仕後魏為柱國大將軍弼每率兵征討朝

受命夕便引路略不問私事亦未嘗宿於家其憂國忘身類如此

唐李光弼為大原尹肅宗至德二年史思明蔡希德高秀巖牛庭珣四偽帥衆十餘萬來寇大原圍城三月光弼自賊圍城城中遷一小幕止宿有急即往救之行至府門未嘗回頭不復省視妻子賊退後收拾器械處置公事經三日然後歸家

高崇文憲宗元和初以長武城使統神策兵討劉闢崇

文在長武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是中使至長武卯時  
宣命而辰出師



冊府元龜卷四百十七